

革 命 故 事

把中央指示带回来

远 帆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把中央指示帶回來

远 帆 著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兩篇浙南地区的革命故事。

“把中央指示带回来”詳細地敘述了浙南地区党組織的兩個政治交通，英勇机智地通过敌人的封鎖綫，找到了党中央，并把中央的指示带回浙南的經過。

“第一号百貨商店”介紹了1940年中共浙江省委秘书处和省委书记刘英同志，在丽水从事地下活动的几个片段。

把中央指示帶回来

远 帆 著

范一辛插图、封面設計

※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开本787×1092耗1/32 印张1 13/16 字数38,000

1957年12月第一版

1961年4月第六次印刷

印数：60,303—80,302

統一书号：T10103·139

定 价：(5)一角五分

出版者的話

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，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天開始，黨就領導浙江人民進行了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。在那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中，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。這些故事，集中地表現了祖國的許許多多優秀兒女，在戰場上、在地下工作鬥爭中、在敵人的監獄里、法庭上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，不屈不撓、不惜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，和熱愛人民、無限忠誠於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。這些光輝燦爛的業迹，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，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，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

為此，我們決定編輯、出版這套“革命故事”叢書。一方面是想幫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；另一方面是激勵大家更好地學習英雄們的榜樣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，積極地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。

編輯、出版革命回憶錄，有着重大的意義，不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代，而且也是豐富我們黨史的寶庫的重要史料，和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。但是，收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這些光輝的革命事迹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無論如何是不行的。我們懇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，特別是過去曾在浙江地區堅持鬥爭的同志的支持和協助，提供線索，多多寫稿，共同把這套有着重大意義的叢書搞好。

目 錄

把中央指示帶回來..... (1)

第一月百貨商店..... (36)

把中央指示帶回來

1941年7月，当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瑞（安）平（陽）边区游击根据地進行第三次大規模軍事進攻的时候，中共浙江省委机关从平陽縣迁到溫州。第二年2月，由于叛徒的出賣，省委机关遭到破坏，省委書記刘英同志等不幸被捕。自这个时候起，浙南地区的党組織就象失去了母親的孤兒，和党中央的联系中断了。

当时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，敌人利用我們省委机关被破坏、各地处于单独坚持斗争的时机，集中了伪浙江保安团三个团的兵力，向浙南地区發動進攻，妄想六个月里面消滅我們党的組織。

在这艰苦的日子里，浙南特委机关只有二十來位同志，八九枝短槍，被敌人包圍在永嘉縣紙山鄉筍坑村。突圍后，我們轉移到瑞安的梅山一帶活动。

为了粉碎敌人的進攻，保存和發展党的力量，特委在梅山召开了緊急會議。会上对坚持斗争的方針和部署有兩種意見：一部分人認為應該接受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的教訓，依靠廣大農村，發動農民，巩固和擴大游击根据地，迅速与党中央以及友鄰地区取得联系，粉碎敌人軍事進攻；另一部分人主張离开農村，离开根据地，領導人員分別到城市去隱蔽，待敌人的進攻告一段落后，乘机再起。这次會議开到鷄叫二遍的时候才把意見統一起來，決定按照第一種意見進行部署，由志堅、鄧桂兩位同志率領主要力量去青景麗〔注〕，协助縣委开辟云和、龍泉一帶新区，与浙西南特委取得联系，以便通过省委設在那里的电台和党中央恢复联

〔注〕我們在青田、景寧、丽水等縣边境設立的一个縣委。

系；同时，由老馬同志率領少数干部，去甌江以北的永嘉、乐清一带开展工作，爭取与台州特委取得联系。

在梅山稍为休息整顿后，我們就向大岙前进。第二天晚上，和青景丽县委汇合，接着又繼續向青田西北部挺进。

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我們到达青田县西坑乡石井村，洗了脚，刚刚躺下不久，就起床集合了。

这是一个庄严的追悼会，刘英同志已經在5月11日光荣牺牲。

特委书记志坚同志向我們作了报告。他敘述了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的情况，介紹了刘英同志的生平，分析了当时浙南斗争形势，并告訴我們正在积极設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，要求全体同志更坚决更英勇的坚持斗争、打击敌人，为刘英等同志报仇。

这是追悼会，又是战斗动员、把悲痛化为力量的誓师大会。

大会結束时，太阳已經爬上了东山，金色的光芒照耀着丛林密布的山谷，它象征着胜利的到来。

我識字不多，更不会写詩，但在情緒激动下，我写了一首不三不四的詩，紀念敬爱的刘英同志：

敬爱的刘英同志，您安息吧！

我們决不会辜負党的信托，

我們一定要坚持斗争到最后的胜利。

我們要更坚决的打击敌人，

为您，为和您一起光荣牺牲的同志复仇！

、为了及时取得与浙西南特委的联系，特委派了一个坚强的武装工作队，由张金发等同志率領繼續北进，去云和、龙泉一綫开辟工作。經過几个月的努力，終于和浙西南特委取得了联系。但是，他带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：由于奸細的出卖，浙西南特委书记张其林同志光荣牺牲了，无线电台也遭受損失。这样，我們就

無法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了。

当时，我們虽然还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，但是我們遵照党中央已往的指示，和浙南地区的具体情况，开辟了广大的新区，壯大了党的队伍和武装力量。在艰苦的日子里，大家相信总有一天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会傳到浙南來的。

1944年春天，日寇第二次侵占了温州。根据当时的形势，各级党的組織正積極准备抗日游击战争，特委机关从青景丽地区向东挺進，轉移到瑞安縣五云山一帶。我被留在青景云〔注〕縣委工作。

就在这时候，浙东地区的革命武装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。并且成立了区党委，这对我們是很大的鼓舞。乐清和永嘉縣委已經和浙东区党委建立联系，得到他們热烈的支持。同时，華中分局給浙南特委的第一次指示也接到了。

五月間，我剛从特委机关开完会回到青景云縣委，突然接到特委來信，要我星夜赶回瑞安接受緊急任务。当时我不知道有什么緊急任务，工作还來不及詳細交代，就匆匆动身。

我在路上走了一个星期，赶到特委机关的时候，天已經很黑了，我跨進艮条村一間矮小的茅屋，在一支搖曳的燭光下，特委几位負責同志正在开会。我和他們握了握手，就在一條小板凳上坐下來。

“你大概很奇怪吧！剛剛开完会回去，我們又要你急急忙忙地赶回來。”志坚同志微笑地對我說。

我兴奋得沒有等他把話說完，就插進去問：“有什么緊急任

〔注〕1943年冬青景丽地区我們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，为了適應新的情况，特委決定把它分为二个县：一是青田、景寧、云和縣的边境設立青景云縣；一是瑞安、泰順、青田边境設立文成縣。

务？”

几位負責同志看我這付焦急的樣子，都笑起來了。

“你一定會忘記兩年前，我們在青田縣石井村召開的追悼會吧！當時大家表示誓為劉英同志復仇，同時也希望盡快與黨中央取得聯繫，現在我們已經接到華中分局的第一次指示，我們又回到了母親的懷抱。”志堅同志興奮地說，“現在把與黨中央聯繫的任務交給你。這就是我們要趕回來的原因。你看能行嗎？”

“行，一定能行！”我激動地站起來。

第二天，我就和“新同事”木易同志見面了。從外表看來，他很象一個有錢的大商人，高大的身材，白淨的臉皮，身上穿一件時髦的花呢長袍，腳上著一雙發亮的黃皮鞋。實際上他是一個共產黨員，是我今後一起工作、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。

二

我們接受了第一次任務。

臨行前，特委負責同志詳細的向我們介紹了全區的工作情況，指出當時主要是抓兩個重點：一是訓練武裝骨幹力量，把各縣的武裝工作隊擴大成為縣隊；一是採取機動靈活的方式進行武裝襲擊，進一步開展抗日游擊戰爭。特委要我們把這些情況向浙東區黨委和華中分局匯報，並把分局和區黨委的指示帶回來。

接著，我們開始作準備工作，除了研究路綫，办好証明信件等以外，還在化裝上下了一番功夫。

我脫去了多年來堅持鬥爭時穿的短褂子，換上不知向誰借來的陰丹士林長袍，穿了雙白布底便鞋；理髮員細心地替我修剪頭髮，並且塗上了大量擦槍用的“凡士林”。這樣，我就變成一個年輕的商人了。

在一起工作的老戰友們，看我打扮成這個樣子，都圍攏來



同志們开玩笑說：“看呀，小陈一下子就由‘土包子’变成‘洋包子’啦！”

了，有的拉着我的手和我道別，預祝我們勝利完成任務歸來；有的還瞅着我开玩笑說：“看呀，小陳一下子就由‘土包子’變成‘洋包子’啦！”

路上的艱難和危險，我們早有足夠的思想準備。

當時，溫州市雖然已被日寇占領，但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採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賣國政策，他們不但對日寇置之不理，而且掉轉槍頭來對付我們游擊隊，在特委和縣委機關活動地區——五雲山一帶的周圍，設置五個據點。在這些據點里修築碉堡、工事，據點與據點之間和各個交通要道，還設立了許多哨崗，把我們的根據地緊緊地包圍起來，經常派遣大批部隊向我們進攻，殺人放火無惡不作；同時還採取毒辣的特務政策，利用便衣武裝四出騷擾。我們上路，首先就要通過這一條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綫。

下午，當太陽爬過五雲山主峯的時候，我和木易同志就從特委機關動身。為了摸清敵人的情況，做好通過封鎖綫的准备工作，當晚就住在離敵人據點——馬嶼鎮十華里的湯岙村。

我們找到村黨支部書記老朱，一方面要他通過統一戰綫的關係，向清祥鄉政府弄兩張通行証；另一方面和他研究明天通過敵人封鎖綫的辦法。

“最傷腦筋的是飛雲江的過渡問題。”老朱狠狠的抽了一口旱烟，繼續說，“渡口上都有敵人把守，而且還有許多便衣特務在各個渡口來回巡邏。國民黨士兵比較容易對付，如果碰上特務，那就麻煩了。”

“依你看，從哪個渡口過去比較安全？”木易就心地問。

老朱好像沒有聽見一樣，還是緊鎖着雙眉在思索。

我有些沉不住氣，用手拉了一拉老朱衫袖說：“別再絞腦汁了，按現在的條件挑一個算了。”

老朱看我這樣性急，帶着批評的口吻對我說：“小陳，這不

是鬧着玩的。你們經過這裡，我就必須對你們的安全負責，也就是對黨負責！”接着又加重了語氣，“何況你們又是担负着特殊的聯絡任務哩！”

“好吧，我錯了。你看到底應該怎麼辦？”

“從下村過渡肯定是不行的，”老朱有把握的說，“因為這裡是游擊根據地的出口，敵人对這個渡口向來十分注意；從柴橋頭過渡，又離馬嶼鎮太近。”

大家都默不作聲的在考慮：到底哪一個渡口安全一些。

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這是我們打游擊的一條經驗。我的意見還是從柴橋頭過渡，這裡離敵人據點雖然近，但是正因為如此，敵人的檢查可能松一些。”我先打破了沉默的空氣。

“對，我也贊成這個意見！”木易同志附和說。

“以現有的條件來看，還是柴橋頭過渡好一些，但並不是就沒有危險了。”老朱捏緊拳頭在桌上一敲，表示下了很大的決心。“就這樣吧，明天早晨過渡，我派老李送你們，他對馬嶼鎮一帶的情況很熟悉，帶着他是有用的。”

第二天，東方剛露出魚白色的晨霞，我們就由老李帶路，沿着曲折的田塍，朝江邊走去。

到達柴橋頭，我們站在江邊向南岸眺望，那里國民黨士兵正圍着許多老百姓在檢查。我們剛剛跨下渡船，就聽到從對岸傳來的慘叫声，不知是誰又遭到敵人毒打了。

渡船才靠岸，一個當官的一邊命令幾個士兵把守渡口，前來檢查我們；一邊繼續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一個已經躺在血泊里的老百姓。大家都怀着憤怒的心情，默默地依次上岸。我因為瑞安話講得還不很順口，怕露出破綻，就緊跟着老李，準備問話的時候由他多应付几句；木易同志單獨在后面走。

“你們到哪里去的？”幾個背着步槍的國民黨士兵打着官腔問我們。

“我們是清祥鄉人，去瑞安做生意的。”老李緊接着答。

“後面那個是誰？”一個國民黨士兵指着我。

“他是我嫡親的表弟，我們是一起做生意的。先生！”老李拍拍我的肩膀，很鎮靜的說。

敵人看過我們的通行証，把手一擺就讓我們過去了。

我大約走了四五十步，回頭一看，木易同志還在受檢查，我們放慢了腳步，不一會他趕上來了。

第一關勝利通過了。但是當我們正避开馬嶼鎮，沿着小路向樹排頭村前進的時候，迎面走來兩個不三不四的傢伙，憑我過去的經驗，一看便知道是特務分子。他們碰到我們就問長問短，有意打岔。我們看苗頭不對，簡單的應付了幾句，就加速腳步走了。那兩個傢伙交頭接耳說了几句後，有一個便往馬嶼鎮跑，另一個留下來，遠遠地跟着我們。

看情況，敵人對我們的身分已經發生了懷疑，如果不立刻設法脫身，事情可能弄糟。進入樹排頭村，我們在村子里繞了几个彎，開始時，還聽到“客人！等一等！我們一塊走。”的喊叫声，一會兒我們就擺脫了這個壞傢伙的跟踪。

傍晚，我們到达了瑞安縣城，住在木易同志家里。

吃過晚飯，咀巴也來不及揩一揩，我們就躲進房間，研究明天的行程。

我從1941年調回鄉村工作以後，就沒有進過城，對溫州城里的情况已經很生疏，台州、寧波從來沒有去過，因此，一開頭我就要求木易同志把路上的情况介紹一下。

“路上的情况我知道的也很少，從寧波去浙東區黨委，還沒有線索。”

“那末，就根據現在所知道的情况，來確定我們的行動計劃吧，至于從寧波到浙東區黨委的一段路，我們到寧波後再打听。”

木易同志拿來了一張紙，我們就伏在桌上畫路綫圖。

情况是这样的：温州市和乐清是日寇占领区，我们从瑞安动身，经过敌我交接的地区时检查较严；从宁海去宁波市，同样要通过这样的地区，敌人的戒备也较为严密。虽然如此，但一路上做“单帮”生意的人很多，只要我们事前周密计划，通过封锁线是有把握的。

根据这个情况，我们就打扮成到宁波去办货的商人。

我们谈到午夜电灯熄灭时才上床睡觉。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，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是许多新的问题，都是我沒有经历过的。在农村里打游击我有枪，与敌人可以拚个你死我活，而现在干的是另外一行，需要机智、沉着，特别是想到任务的重大和同志们的付托时，我再也不能入睡了。

天刚亮，我们吃了一些早饭，就步行到东门外。城里刚刚被日寇洗劫，稍为有钱的人都已迁去文成县，街上十分冷落。我们租了一条小船，慢慢地向温州划去。

从船老大口里，我们打听到许多消息。原来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三师早已溜之大吉，住在塘下区一带的，是由一支国民党自卫队和当地流氓组成的所谓“游击队”，大家都叫他们“游吃队”。这批人借“抗日”为名，向老百姓摊派苛捐杂税，强奸妇女，拦路搶劫，敲榨勒索……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。去温州，先要经过他们所霸占的地区。过了帆游，驻在温州的日寇又经常出来骚扰。从瑞安到温州，虽然只有七十华里，但是路上到处都有危险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当我們的小船划近塘下鎮时，河岸上跳出十多个手持短枪的“游吃队”士兵，喝叫我們的小船靠岸检查。

“你们一定是汉奸吧，”

一个身穿便衣手持短枪的傢伙，一边乱翻我們的行李，一边厉声的說。

“別弄錯了，我們是去宁波做生意的，你們假如不信，請驗

一驗通行証。”木易同志笑嘻嘻的解釋。

他們馬馬虎虎看過通行証，就把我們帶在船上準備當午飯的餅干統統拿走了。我忍不住說：“老总，這些東西我們要當午飯的，請你們別……”話未說完，一個傢伙就朝我臉上“拍拍”刮了二個耳光，狠狠地用腳把我們的小船一蹬，就揚長而去了。

船過帆游，就是日本鬼子出沒的地方。我們接受遭“游吃隊”檢查的教訓，先把帶在身上的鈔票藏起來，雖然一路上還未受到鬼子的打擾，但是心里忐忑不安。我們受過長期游擊戰爭的鍛煉，常常出入槍林彈雨，不過徒手進入日寇占領區還是第一次。小船愈接近溫州市，我們的警惕性愈高。

船離南門碼頭還有二百公尺，我們看到碼頭上鬼子在抓人，許多老百姓正在向四處奔逃，連忙叫老大把小船划進市內小河道，找個僻靜的地方上岸。

這時才三點多鐘。我們因為對樂清方面的情況不了解，不便冒冒失失趕路，只好先找個小旅館住下。市里籠罩着緊張的氣氛，天未黑，街上行人早已絕迹，我們住在旅館里也不敢到外面溜躑。

過了一夜，我們與同路經商的朋友商議後，打算乘帆船沿着甌江順流東去，經官頭轉乘內河汽船到樂清，然後步行至虹橋過宿。

為了避免碼頭上日本鬼子的檢查，我們托旅館招待員僱來一只小帆船，在永東碼頭南面上船，老大拉滿船帆，倏忽就駛離碼頭。第一關雖然過去了，但是危險隨時可能發生，甌江里有許多日寇汽艇在巡邏，如果碰上那就麻煩了。一上船我們就躲進內倉，在倉外晒一些漁網，偽裝成小漁船。

我們的小帆船到狀元橋時，就聽到一陣陣突突……的馬達聲由遠而近。

“糟糕，鬼子的巡邏艇來了！”船老大慌張地叫起來。

我往后一看，船的西面有一个小黑点向我们这边移动，沒有多久，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是一只巡邏艇。

我們一方面叫老大不要慌張，如果日本鬼子來查問，就說是去捕魚的，順便帶兩個商人去官頭，賺一點外快；一方面把秘密的介紹信藏好，如果萬一被敵人捕去，也找不到証據。

剛剛準備停當，鬼子的巡邏艇駛近了。一個講溫州話的漢奸和幾個鬼子站在船頭高聲問：

“你們干什么的？”

“先生，我是去打魚的，剛從家里出來。”

話未問完，鬼子看到前面有一只大帆船，便指手划腳的說：“呃，前面，大大的……”連忙丟掉我們，去追逐前面那只船了。我從船倉中偷偷地往外望，巡邏艇已經去得很遠。我為自己的脫險慶幸，也為前面那只船上的人們擔憂。

到了官頭，我們就轉乘去樂清的內河汽船。聽說過去官頭很熱鬧，現在是蕭條不堪，街上店門緊閉，連一點吃的東西也買不到。

船到白象鎮附近，有人在岸上高聲吆喝：“把船靠攏！”

我抬頭一看！原來是一群日本鬼子在幾個漢奸的幫腔下，要我們的拖船靠岸檢查。

我向木易同志打了個招呼，便提著旅行袋隨著大家上岸，“接受”日本鬼子的檢查。

听旅客說，這幾天我們的游擊隊，在樂清縣東鄉一帶與鬼子有些小接觸，今天的檢查可能特別嚴格。

大家排起象長蛇一樣的队伍，從鬼子站崗的壕溝旁一直延伸到橋邊。一個鬼子小隊長，左手拿著指揮刀，右手牽著一只凶惡的軍犬，朝我們走來。那只軍犬，大約剛剛咬過人，牠正在用舌頭不停地舐著咀邊的血迹。

鬼子小隊長把手一抬，一群鬼子和漢奸立刻開始檢查旅客。



我們隨着大家上了岸，“接受”鬼子的檢查。